



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南京西路是一条时髦、高端的商业街。

是久光、芮欧、嘉里中心、上海商城、梅泰恒、兴业太古汇，和密布的小咖啡馆。

不过 30 多年前，南京西路还不是这样。彼时的南京西路两侧是大量住宅区，临街有很多小店铺。

在城市变化中，有些老店、老建筑成功在原址待了近百年。但更多的店搬迁、消失，居民迁出。

面对过去几十年迅速变化的上海，我们不免生出疑惑：仍在故土的海上人有乡愁吗？

我们试图以南京西路为例，探讨上海人的乡愁是什么？

上海人的乡愁是什么？ 以南京西路为例，我们思索了一下

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



(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
“上海市民生活指南”:SHerLife)

1



1994年左右的恒隆所在地图左的三层建筑曾是第七印染厂的职工宿舍
/NHK 纪录片《上海梦》截图

清楚的是华侨彩影中心。“老高级的，门口是一个橱窗，摆了一台老大的机器，一头胶卷塞进去，前头照片一张张出来。”

“我经常去看的。都是人家吃酒水、公园合影的照片，印象蛮深的。”

“还有（潮声）皮鞋厂我记得的，因为阿拉娘（我妈妈）经常去买皮鞋的。”

在这一段南京西路上，1988年开业的椰露酒吧，曾是那个年代上海的新事物。1988年的《文汇报》对这家店的开业用了这样的描述：“酒吧，一度从辞典上消失的字……这年头，它又重新在上海大都市涌现了。上酒吧，已是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一种时尚。”

我们还只是小学生的匡文当然没有去过。她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在家里能看到椰露的服务员，在楼下的弄堂里培训端盘子。

一街之隔的上海商城，匡文是看着它一点点建起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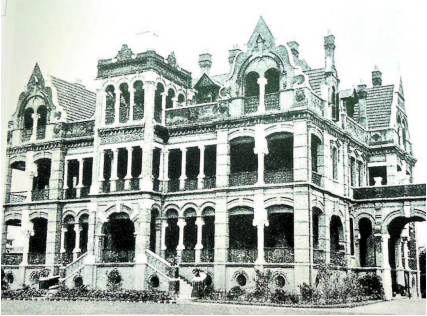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读小学晨光，已经开始造了。伊格地都围起来的，里向不晓得啥事体，外头都在卖早饭啥的。一到落雨，都是烂泥地。”

当时的南京西路，遍布低矮的住宅楼房和沿街小商铺，高楼是个不常见的事物，上海市民还有些新鲜。

“除了国际饭店，依看不到像波特曼一样像样的高楼了。”

“埃晨光阿拉经常讨论的，假使格子倒下来，阿拉肯定死了。但是没想到，（后来）其它地方还会有喝许多高楼。”

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新生事物，高楼开始取代20世纪初的建筑。



上海商城的位置曾经是英商汇丰银行大班住宅
/翻拍自《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》一书

现今的上海商城，曾是1906年建造的英商汇丰银行大班住宅。这是一栋L形的欧洲古典主义建筑，解放后是新华社上海分社。

而它对面的锦沧文华，1986年之前曾是有着70多年历史的沧州饭店。

等匡文1991年搬离西康路的时候，锦沧文华也已建成。

“有一年周润发到上海来，交关（很多）人跑过去看，就是住在锦沧文华里向。因为当时有《上海滩》，伊老红的。”

匡文家连同住东的两个街区，1997年建起了梅龙镇广场，2001年建起了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，被人称为“梅泰恒”。

这三个商业体覆盖了原先的住宅区和沿街的小商铺。

曾经，陕西北路口有着友联点心店；中信泰富的位置上有着65年历史的陕北菜场；梅龙镇靠近江宁路的转角处是“上海书店”。

随着城市发展，他们都有了新的定位。

如今，匡文也时常经过南京西路附近，不过不是去商场，而是在铜仁路、南阳路这样的后街穿梭。在这些小路上，还留有几时的空间感，时常会引起她的回忆。

“西康路、南阳路口那个烟杂店，一直在格地。虽然名字一直变，现在变成小超市，反正还是烟杂店的形态嘛。”

儿童食品商店、少儿图书馆、凯司令、泰兴大楼、王家沙隔壁的同伴大楼、南京美发店所在的德义大楼，都还在。

梅龙镇伊势丹对面的南京西路也没变：静安别墅、梅龙镇酒家、新镇江酒家、花园公寓、蓝紫皮鞋都在原址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

号，曾是易敏（化名）家所在的弄堂。

1973年出生的易敏，出生不久就搬到了弄堂里的一个亭子间。

房子是她父亲单位里分的。一直到小学五年级之前，她都住在这里。

这栋建筑今天仍然还在，只不过曾经一街之隔的低矮楼房，变成了梅龙镇伊势丹。

易敏有着异常快乐的童年，因为她居住过的这段南京西路，曾被称为“儿童街”。

今天南京西路、茂名北路口的丝芙兰，曾是“向阳儿童用品商店”。

“我第一支自动铅笔、第一个自动铅笔盒，都在那边买的。”

“向阳门口有一大块空地，老早放跷跷板、滑滑梯、秋千。一到放学，附近幼儿园、小学的小朋友都在那边玩。玩好到对面儿童食品商店买吃的。”

儿童食品商店今天还在老位置，几步之遥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也是。

对过的凯司令也没有变，只是当时曾叫过“凯歌食品店”。

“阿拉爸每天夜到（晚上）给我买一块奶油蛋糕回来，然后一杯乐口福。”

再过两个路口的王家沙，也在原地。

“阿拉爸专门叫我拿只钢索镜子到王家沙去买双档。开荤呀，难板（偶尔）吃趟好的。”在易敏童年的认知里，附近最高的建筑是泰兴大楼，很高级。她有个同学就住在里面。

“有电梯的房子，当时很厉害的。同学爷爷是海军上校，阿拉都不敢到他家里去的，因为晓得伊拉屋里有司令。小朋友不是有个儿歌么，叫‘汤司令到，马桶盖掀（上海话读xià o）～’。”

当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南京西路时，除了1997年开业的梅龙镇伊势丹，她都感到亲切。

“我噶大了，还是个路盲。但格块没啥变化，我小辰光的店还都在，我就觉得老熟悉的。”

事实上，从南汇路到石门一路的南京西路段，几乎保留了原先的建筑。

儿童食品商店、少儿图书馆、凯司令、泰兴大楼、王家沙隔壁的同伴大楼、南京美发店所在的德义大楼，都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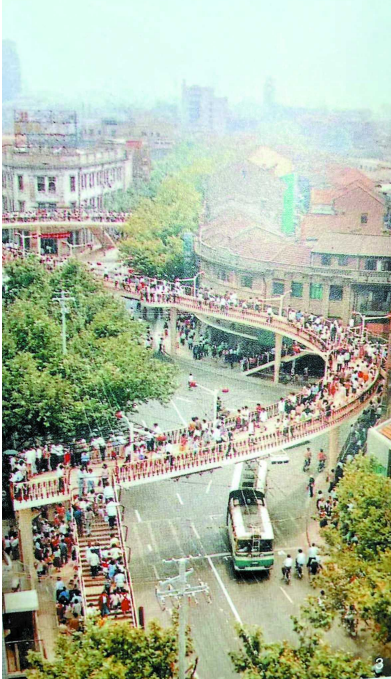
梅龙镇伊势丹对面的南京西路也没变：静安别墅、梅龙镇酒家、新镇江酒家、花园公寓、蓝紫皮鞋都在原址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。



从四季酒店俯瞰到的景象 /载自纪录片《乡愁》



舒浩仑的奶奶(左一)和邻居们搓麻将 /载自纪录片《乡愁》



1986年建成的这座S型天桥 /翻拍自《南京西路一百四十年》

只不过现在一溜高级手表店，原先是更为生活化的业态。新镇江两边的Omega和宝珀，30年前分别为东风绒线店、飞跃鞋帽店。

还有位于南京西路863号，拥有90多年历史的鸿翔百货，2008年变成过英国零售商Marks & Spencer，而后又变成了GAP。

面对这段南京西路的变与不变，匡文和易敏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回忆路径。

对易敏来说，每次路过这段她熟悉的南京西路，都会发个微信给老父亲。“跟他讲我又来老房子了。”

而匡文却很难寻觅童年的踪迹。她感到非常可惜的是，没能留下一张西康路小学的照片。她至今清晰地记得，那是一栋拥有落地门窗、木地板、露天长廊、小尖顶的洋房式样建筑。

她初中的时候，曾想回去拍过，可惜胶卷曝光，没有拍到。

我们翻阅了很多资料，也没有找到这栋建筑留下的印记（欢迎读者提供）。

只有在博客上，看到一张某届学生的黑白毕业照，依稀能从背景中看到主教学楼的一隅。

30年过去了，南京西路还是那条南京西路，地理位置永远不会变。只是街道的风貌、建筑的形式、曾经的邻居，发生了变化。

对匡文来说，乡愁已经很难从实物中寻找。匡文的乡愁是她回忆里“很多很多小事”，是在此地和某些人的往事。

“我妈妈已经去世了。我到那边，就会回忆起那个时候，我跟妈妈相处是什么样，然后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有时候也会回想起以前我跟我同学，在波特曼门前，把他们种的一串红都一只只嗦掉。”

3

如果说匡文遗憾的是没能留下一张西康路小学的照片，舒浩仑则非常有意识地留下了自己和南京西路周边的回忆。

2002年，刚从美国回来过暑假的舒浩仑，听奶奶说大中里要拆迁了。

在美国学习电影的他，感知到了一场巨变即将发生。他拿起摄影机，拍摄了一部讲述大中里的纪录片，名为《乡愁》。

舒浩仑出生在石门一路214弄的大中里。这是舒家从解放前就开始居住的石库门里弄。

1935年，舒浩仑的奶奶跟随爷爷，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谋生。爷爷在凤阳路上的四明银行找到了工作，用几根金条从房东手里顶下了大中里3号。

最多的时候，舒家住了6口人。

在这部极富个人视角的纪录片里，舒浩仑自己也出镜了。

他说，采用这个在纪录片中不寻常的做法，是希望自己能和大中里一起留下最后的影像记录。

片中，他提及了自己儿时在弄堂里的同学、邻居和生活。曾经，他和小伙伴在弄堂里打井水浸西瓜、抓蝌蚪、吃大饼、烤酱油，一起看居委会的16寸黑白电视。

“当时有这个感受，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到大中里来了，这个地方肯定要没有了。果然是这么回事。”——大中里原址上，是现在的兴业太古汇。

这个大体量的商业综合体，北起南京西路，南至威海路，西到石门一路，东靠青海路，

呈南北狭长型。

上世纪，该地块曾由天乐坊、柏德里、华盛里、大中里四个住宅里弄和民立中学构成。循着1989年的商业地图，舒浩仑少年时代的回忆一一展现。

“红村点心店，老早印象最深就是热天卖刨冰的地方，而且卖的是熟水冰。”

“一块冰买回去，方的，放在钢索镜子里，包进被子。阿拉阿娘（奶奶）宁波人，伊专门做糖醋刨冰，拿螺丝刀加把榔头，‘啪’敲开。再放糖、放醋。”

“绿杨邨，小辰光经常从伊隔壁的弄堂，穿到对过新华电影院。”

红村和绿杨邨，都曾位于今天兴业太古汇的位置上。

2014年，老字号绿杨邨关张歇业5年后，开在了奉贤路、江宁路。而前身是夏令配克（Olympic）影戏院的“新华电影院”，1994年拆除，现在是汇银大厦。

威海路、石门一路口，曾经是静安第一粮油店、石门路水果店。上初中的时候，舒浩仑经常被家人派去买米。每逢新米来到粮店时，买米就得排很长的队。

2002年，粮油店原址变成了四季酒店。“所以我有朋友说，四季酒店很旺嘛，底下有米呀。”

1986年，石门一路、南京西路口建起了一座S型天桥，也被称作王家沙天桥，2001年拆除。

“阿拉小辰光经常走的。我记得小辰光学雷锋，还专门去擦栏杆的灰。”

大中里附近的几条小路，过去曾有着完全不同的业态。

如今100米一家咖啡馆的威海路，30年前是“汽车、摩托车配件一条街”。

吴江路在成为“小吃一条街”之前，是马路菜场。“老早阿拉阿娘经常在那里买鱼，早上三四点钟拿着鱼票，去排队。否则依买不到最新鲜、最大的（鱼）。”

小时候，舒浩仑喜欢爬到石库门的房顶上，乘风凉，听评书。80年代，高楼还没有那么多，国庆可以在房顶上看到人民广场的烟火，“没有遮挡”。当时从大中里往人民广场看，视野范围内最高的是上海电视台塔。

“阿拉屋里电视信号从来没啥（不好），因为就在贴隔壁嘛”。电视塔后来于1998年拆除。

往南京西路东边走，舒浩仑曾在人民广场学骑脚踏车。过去弄堂里的小孩管人民广场叫“大道”，指代“人民大道”。

“那时候（大道）是长马路，还是煤渣路，练脚踏车攒（摔）下去的辰光，膝盖还扎伤过。”

往西走，舒浩仑印象里有上海书店、放学后去练武术的静安区少体校。这两处现在分别为梅龙镇伊势丹和中信泰富的一部分。

2002年拍摄《乡愁》的时候，舒浩仑曾就读的威海路第二小学还在。等他4年后剪辑、补拍素材的时候，“威二”的地皮上，已经盖出了中凯城市之光。

舒浩仑的奶奶一直居住到大中里拆迁。

而后兴业太古汇建了很多年。偌大一个地块，最后只剩下了他母校民立中学的一栋建筑。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，在2009年整体朝东南平移了57米。——这也标志着大中里地块的正式动工。

4

纪录片《乡愁》的片尾伴随着《啊，朋友再见》的旋律，打出了字幕：“此片仅献给我的家人，淳朴而温暖的大中里，以及那个纯真的80年代。”

舒浩仑并不希望拍摄一部他视角的纪录片。在《乡愁》拍摄之前，有国际选片人曾建议他这么做，更迎合国际口味。

“我怎么可能这么拍？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，我有感情在里面，不可能从纯人类学的角度去看他们。”2008年他接受《南方人物周刊》采访时说道。

大中里对于舒浩仑来说，不单单是石库门本身，而是个体回忆和人生经验的承载。拍摄《乡愁》，也是希望予回忆一个载体。

“人的青少年，特别是少年时代的一段生命在里面，那段时间虽然不能完全懂，但是我觉得人是比较重要的一段生命在这里。”

舒浩仑认为：“如果‘乡’是个物理空间，‘愁’就是个时间（概念）。你很难说仅仅是对一个物理空间的怀念，时空是一体的。”

对于背井离乡者来说，乡愁是对原乡的惆怅。

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，乡愁或许有些不同。原乡仍在，只是时间模糊了过去的风貌，却留下了永远的少年回忆。

它属于南京西路曾经的居民，也属于每一个在上海迁往他处，而后看着自己原先的家成了城市发展一部分的人。

我们并非单纯指向怀旧，城市自有其发展的步调，人的生活方式也会不断朝前。

等到舒浩仑拍摄《乡愁》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再习惯拎马桶了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是去四季酒店上厕所的。

拍摄期间，舒浩仑曾登上四季酒店俯瞰大中里。

酒店大堂经理对他说：“这样的风景在上海也不多了，但外国客人就特别喜欢，甚至会要求下面有这样风景的房间”。

这句话曾让舒浩仑五味杂陈。但今天，当他走向石门一路，想要辨别大中里的方位时，四季酒店成了他判断方位的地标。

而去年四季酒店停业之后，人们开始怀念起了这家有18年历史的酒店。你看，时间会重新塑造新一代乡愁。

就像匡文带儿子回西康路时会告诉他，这曾是妈妈住过的地方，小孩子并不以为然。但是她觉得，儿子长大后也会拥有自己的乡愁。

“就是他长大的各个地方。幼儿园住在闵行，房子比较大。然后到了小学，搬到城北来了。还有天天‘逼’他弹琴，总归也是回忆不可缺少的部分。”

也许，对于00后、10后来说，上海本来也就是现在的样子。

上海云飞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 合同信用等级A级以上企业	上海浦东新区大团佳沁社区服务中心 荣获 2021年度浦东新区 社会组织评估AAA等级单位	上海银色港湾福利院 荣获 2021年度黄浦区 社会组织评估AAA等级单位	上海东联沪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姓名:钱晨 荣获 上海市 技术能手
上海柏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荣获 上海市 合同信用等级A级以上企业	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惠颐养护院 荣获 2021年度浦东新区 社会组织评估AAA等级单位	上海松江区广富林街道乐浦莱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荣获 2021年度松江区 社会组织评估AAA等级单位	上海忠荣玉典艺术品工作室 姓名:王金忠 荣获 上海市 杰出技术能手
上海田华母婴护理服务中心 荣获 2021年上海市 母婴护理服务行业重点推荐单位	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华夏艺术团 荣获 2021年度浦东新区 社会组织评估AAA等级单位	上海财宇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荣获 2021年金山区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	上海浦东新区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姓名:卢航 荣获 上海市 杰出技术能手